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第二十七回 感動芙蓉城主夢賜仙衣 瞞過邇邇國王幸金玉體

冤氣上沖霄漢，意能感動仙真。仙衣全節表松筠，從此隔開花徑。話說宮人趕來稟道：「不好了！」紅王不知什麼事情，不覺大驚失色，忙問道：「什麼事這等大驚小怪？」宮人此時急得話都回不上來，停了半晌方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娘娘過去了。」紅王忙問是何緣故，宮人說：「因見公主今日遠出，悲傷過甚，因此哭了一回就昏暈過去了。」紅王跌足歎道：「不知寡人有何失德，連遭這等不快的事情。」說畢便急忙趕至王妃宮中看視。幸而還好，方才王妃不過因心內悲痛，一時氣逆，以致如此。幸經公主把還魂香焚起，得以漸漸轉過這口氣來。及至紅王上前看視，已是甦醒，在彼大哭。紅王見了，方覺定心，急召太醫院進宮診治，大醫診脈已畢，說道：「請大王盡管放心，此是悲傷過度痰火攻心所致，只須服一劑寬胸理氣開鬱消痰的方子，便可平安無事。」說畢便將幾味妙藥配好，交與宮人如法前好，與王妃服下。不到一回工夫，果然藥到病除，依然照常的樣子了。紅王大喜，即命太醫退出，改日領賞，然後囑咐宮人好生服侍，自己仍然出去臨朝。

奚大忠已是在朝候旨，紅王略略與他說了些言語，便點了一文一武的官員，文的是戶部侍郎雅裡金，武的是紅大袍力士忽必烈，命他兩個帶領夫役在外伺候，少頃護送公主前往。好得船只早已備妥，到得下午時候，公主拜別了父王母妃，又再三叮囑三年之內定要發兵前去，相救回國的話，然後忍淚出宮，另有別宮的妃子相送，這且丟過一邊。

再說公主出了內宮門後，早有備齊的車仗在彼，即便帶了幾個平日貼身伏侍的宮人而行。一眾文武官員均各送至碼頭，待公主下船之後，即各散去。單有雅裡金與忽必烈兩個，同著黑國使臣奚大忠，另坐在一號大船之上，在後護送。一時鳴鑼放炮，把船開出，不期遇頂頭逆風，只得沿路僱用繃夫索拉而行。行了兩三日的工夫，還有一半路程。奚大忠心中雖是焦急，卻無可如何，只得將繃夫等打罵，叫他趕緊索扯。一日行到一個所在地名叫做無憂島，已是傍晚時候。那風更覺厲害，斷難再行。而且水陸隔斷，繃夫亦不能索扯，只得將船靠著無憂島，暫且下，等待明日風定再行。

且說公主在船連日甚是悶悶不樂，終日眼淚洗面。這日見風色不順，各船均已停泊，宮人們開窗看視，有的說這個山島異常幽靜，彷彿是仙境一般；有的說這島四面皆水，上邊必然無人；有的說或者有人在上，亦未可知，不然為什麼上邊有一個大廟在彼呢？公主聽見宮人這等議論，正在萬分愁悶的時候，倒不如借此縱跳一番，以消憂慮。因此便起身走至窗間，向那島上一望，果然上面的景致甚好。及至看到那座大廟，不覺又觸動前番夢中進香的事情，想著此時要背井離鄉遠適異國，雖是我國太弱，致受他國期侮，然而也是自己命運所遭，致得此夢。不知今生能否歸國，重見父王母之面？想罷，便不覺對著那廟長歎一聲。宮人中有知她心思的，再三勸解，哪知非獨不能勸慰，反倒添出無限怨恨之心。因此看了一回，依然回進艙中坐下，默默思想。

宮人等見公主無精打采，也只得將窗關好，進來伺候。這晚公主因覺身子不快，故連夜膳也不用，就此上牀安睡。哪裡曉得有心事的人，睡在牀上反有許多事情觸動，愈想愈覺不好，因此反來覆去，莫想安然穩睡。直到三更已過，方知有些疲倦。剛欲睡去，只見有兩個青衣女提著對真珠穿就蓮花寶燈，款款走來說：「奉真君之命，來請公主相會！」公主道：「兩位姐姐何來，素昧平生，不知何事見召，真君又是那位？乞道其詳！」一個女童笑道：「分手不過一十餘年，便把舊日同伴都忘記了，倒要諄諄相問，豈不可笑？」那一個女童道：「姐姐你也不必怪她，她是已經轉世投胎，自然要忘卻本來面目了。」說畢便對公主道：「如今亦不必多言，且請去見了真君，自然明白。此刻也毋庸與你說明，況此時真君在那裡立等，豈能耽擱時候？就此請行罷。」

此刻公主覺得身不由主，被她兩個攜了手兒一同上岸，但覺自己身子如在雲霧中一般，所有一概景致，均不暇細看，惟覺大海汪洋，即在腳下。過去不多一回工夫，卻到了一個所在，四面均有城牆圍住，中間一座宮殿，但覺巍峨殿閣，金碧輝煌。兩個女童方才把手放下，一個進去通報，一個便陪伴公主說些沒要緊的說話。公主方欲啟問這裡究竟是個什麼所在，早見那個女童出來道：「真真相請公主！」也不管他什麼，便與那個女童攜手走上石階，一路望裡面走去。但聞著一股馨香沁入心脾，惟不知是何香味。走了一回，忽見又是一座大殿，中間珠簾高掛，殿下種著紅白芙蓉，有如雲錦彷彿，正不知有多少數目。那兩個女童說道：「公主且請在此少站，我們即來相請。」說畢便從那殿旁邊走將進去。少頃即見那兩個女童將中間珠簾釣起，高聲喝道：「真君有法旨，命阿芙蓉上殿相見。」

公主知是喚己，只得輕移蓮步走上殿階。將至簾前，即忙偷眼望裡一看，果見殿上正中間蒲團之上，端坐著一位仙長，生得面如滿月，目若朗星，鼻似懸膽，齒白唇紅，一部五柳長鬚於腦後，仙風道骨，氣象尊嚴。兩旁侍立著無數仙女。不覺心中暗暗起敬，連忙恭恭敬敬地側身而入，將及蒲團之前，便匍匐在地道：「弟子阿芙蓉叩見仙師，願仙師聖壽無疆，萬壽無疆！不知仙師是何法號，見召弟子有何法旨？」那仙師道：「善哉善哉，劫遠斯然，終難解釋。貧道乃芙蓉城主石曼卿是也。今日召你到來非為別事，只因方才貧道至無憂島行宮遊玩，見你在船中冤氣直沖霄漢，知有難心之事，故此著人召你到來，把一番言語開導與你。」

公主聽了這幾句話，即忙叩頭道：「弟子愚昧，如今遠適他邦，正不知將來如何結局。務求仙師指點迷途，俾得弟子有所適從。」仙師道：「凡事皆由天定，豈能人力挽回？你可知你的前世，本是貧道座下的大弟子，只因貧道以前煉九轉還魂換骨金丹的時候，將所有丹渣傾棄山下，你便動了貪心，欲將一切丹渣售與世人以成蓋世之名，所以上天震怒，罰你下界轉生王宮，使你受盡魔難，然後設法將貧道山前丹渣偏行天下，只待世人將那丹渣吃盡之後，方可仍登仙彙。貧道今日見你雖肯為國解紛，卻不願失身於齷齪之徒，志節甚是可嘉，不愧為貧道弟子。故此著人召你到來，賜你仙衣一襲，以免身遭玷污，盡一點師生之情。」說畢，便命一個女童進去取出仙衣一件授與她道：「此衣名為如意護體仙衣，用三十六支金針、七十二支銀針合成天罡地煞之數，在丹爐中煉成。此衣穿在身上，上下均有遮蔽，若動一毫邪念，此針便自豎起，鋒利無比，不論何人近身，便要被針刺傷。所以此衣足以保全節操，今日賜你非同小可。至你脫離若海之日，貧道即自來收取。此刻你且去吧。」公主拜謝道：「原來仙師本是弟子的師傅，今得蒙指點迷途，又承恩賜仙衣，全我貞節，此德此恩實難補報。特不知弟子此去究竟何日可以脫離苦海，消除罪孽，還求師父指明，俾弟子得以早登彼岸。」仙師道：「內中均有天意，貧道亦不能預洩，你只不要胡思亂想，欲早完劫運，凡事隨遇而安，做一個煙霞鼻祖便是。你的造化若妄動無明，或欲將英雄豪傑坑陷，只怕就要弄出事來，反致多取罪戾。只此數言，你須牢牢謹記，閒時自去參詳，便可知其中的奧妙了。」說畢便回顧方才的兩個仙女，叫他仍舊送回公主。再欲問時，見仙師已是垂頭閉目，人定去了。只得拜謝了立起來，捧著那件仙衣，同了兩個婦童，一齊向外而行。

剛才出得宮門，回頭一看那宮殿已是不見。且所走的路，似與來時兩樣。不覺著慌，一面走一面向那兩個仙女問道：「請問兩位姐姐，怎麼才出宮門，那宮殿已經烏有？且這條路又與來時不同，莫非走錯了路不成？」兩個仙女笑道：「我們卻不會走錯路頭，請公主盡管放心，只因你自己走錯了路，轉錯了念頭，以致今日遭此魔難，若不是師父慈悲賜你仙衣，只怕就要有玷清名了。」公主正因方才仙師父末後所說的幾句話心中頗不明白，意欲向那兩個仙女詢問，不期剛欲啟口，一轉眼間早已走近大海，海中波浪滾滾，一望無際，四面無路可通。公主慌道：「這樣大海，插翅也難飛越。就是有兩位姐姐引導，只怕也難過去。」兩個仙女笑道：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說畢便將手向西一指道：「你看那邊不是橋樑麼，那有不能過去之理？」公主即隨著那指的所在一看，果見一橋樑橫在海中，有如彩虹一般，惟看不出有多少遠近。只得跟著她兩望西走去。及至到了橋邊細看，不覺又吃了一驚。原來那條並非橋樑，卻是一條極長的鼉龍橫在海中，離岸不過寸許，身上五色鱗甲參差，甚是可怕。故遠遠猶如彩虹一般，而且不過尺許闊狹。那兩個仙女已經走在鼉龍背上，招呼道：「公主快來嚇，不要拖延時候了。」公主道：「兩位姐姐仙體自然走上不妨，小妹卻是凡胎俗骨，怎好上去？萬一失足豈非自尋死路？可否另尋安穩的橋樑一走，免得擔驚受怕。」兩個仙女道：「你竟這般膽小，將來怎能去做天大事業？況此時有我兩個在此扶持於你，即走亦無妨礙。你只將雙目緊閉，待我們扶你過去如何？」公主

到此地位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把那件仙衣藏在袖中，將雙睛緊閉，硬著頭皮聽她們扶掖過去。約走有十數步的光景，忽聽得一個仙女大喝道：「不好了，龍王差了巡海夜叉，帶了許多蝦兵蟹將殺上來。快些逃命嚇。」說畢便把手將公主極力一推，公主只覺自己身子直望海中墮下，這一驚卻非小可，不覺大叫一聲道：「淹死我也，兩位姐姐快來搭救！」

此言未絕，忽聽得耳邊有人聲喚道：「公主醒來，公主醒來，奴婢們均在此伺候，不必吃驚！」公主聽了方敢張目一看，原來恰是一夢，自己依舊睡在牀上。在耳邊叫喚的，卻是貼身服侍的宮女。因即命退下，自己細細一想，覺得方才的事猶歷歷在目，再將仙師所說的話一想，卻沒有一句遺忘，因即參詳了一回，卻是明白的少，不明白的多，究竟不知是何仙機。正想之間，忽然想著仙師曾賜我仙衣一襲，走上龍背上的時候曾把來藏在袖中，不知果有此物否？因即將手向袖中一摸，不覺又驚又喜，原來果有一物在袖。即忙取出向燈下一看，但見一件薄如羅縠細若鮫綃的汗衫，上面似有五色祥光現出，非但無縫紉的痕跡，即長短大小亦隨心所欲。明知此夢有因，想仙人斷不誤我，故當時並不說破，停回便悄悄地穿在身上，但覺週身和暖異常，心內又覺透徹了好些。因此便沉沉的睡去。看官們要曉得阿芙蓉自穿此衣之後，從不曾片刻離身，好得此衣遇寒則暖，遇暑則涼，故三年之中黑王不能相犯者，皆賴此仙衣之力也。這是後話，暫且丟過一邊。

再說到了次日，奚大忠等起身，見那風勢略轉，愁心方得放下，直等到晌午時候，方見風平浪靜。奚大忠吩咐立刻起開行，各船上水手便一齊用力，將各船開向黑國而行。行不多路又轉起順風來，奚大忠見了不禁大喜，以手加額道：「主上洪福齊天，所以得天公相助。」因命各船上將風帆扯足，不到兩日，已離黑國國都不遠。奚大忠便親修一道短表，差人先去奏聞，然後命各船慢慢地行去。至次日清晨已到碼頭停泊，早見碼頭上文武官員俱站在那裡迎迓。又見幾對宮監手中捧著新妃子所用的物件到來，後面還有鸞駕儀仗並寶馬香車等類。奚大忠知是國王差來迎新貴妃的，他上碼頭與眾官員相見，然後將護送公主的兩位官長請上岸來，延往官廳中暫坐。這裡宮監等，已至公主座船上叩見，並呈上冠服等物，請公主更換。公主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命自己宮人將冠服與她穿戴，硬著頭皮上了香車。一路前呼後擁，望那王城而去。所有自己帶來的幾名宮人，自有小轎坐著在後跟隨。及至到了王宮門首，又有無數宮娥出來迎接，說大王在鴛鴦殿等候，請新貴妃即往彼處見駕。當下宮監等應著，把馬匹卸去，一齊用力，將香車推動，直推至鴛鴦殿下方才停住。黑王見了頓時笑逐顏開，命宮人等下去攙扶，自己卻目不轉睛地等待觀看。等了一回，耳邊聽得環佩之聲，鼻內聞著麝蘭之味，已覺得偏體酥麻，神魂飛越，及至宮人們將公主扶上殿來，更見體態風流，身材綽約，真個是：

婷婷婀娜，玉質冰肌。行動時嬌欺鄭旦，綽約處美賽西施。羅袖香濃，玉容粉膩。不是蓬萊仙子，定然月裡嫦娥。

公主見了黑王，不得不匍匐於地，口稱千歲。黑王此時正是喜得不知癢處，忙命宮娥等扶起送進內宮見過王妃，然後揀一處極好的宮院，名曰天樂窩，賜她住下。除公主自己帶來宮人四名之外，又另撥宮人十二名服侍。所有公主的裝套，亦均安設在內。到了傍晚時候，黑王便帶了幾名宮監悄悄前去。才到天樂窩宮門之外，早有宮人看見，進去通報公主出來迎接。公主此時無可奈何，只得耐著性兒出來跪接。黑王即欲上前親扶，不期那雙手才近公主身邊，已覺如有針刺一般異常疼痛。連忙把手縮住，乃叫宮人相扶，一同走到裡面坐下。公主又要行禮，早被黑王止住，命之坐下，又命宮監等快快擺上酒筵，與新貴妃接風。宮監等答應了一聲，不多一回均已擺好，就請黑王入席。黑王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孤家且與愛妃飲一個合巹杯。」說畢又要將手來攜公主，那裡曉得仍與方才一樣，依然疼痛不堪。不覺哎喲了一聲，把手縮下，驚疑不止。公主見黑王這般光景，知道仙衫的好處，不覺心中暗暗歡喜。因想專恃仙衫護體，尚非盡善之計，須得用些工夫把他灌醉，然後再將花言巧語解釋他的疑心，使他不來纏擾，庶幾可以高枕無憂。想定主意便站起身來，假作歡容道：「既蒙大王恩寵，待賤妾先奉大王十大觥，以表賤妾敬意。不知大王可肯賞臉否？」黑王道：「愛妃說那裡話來，寡人承愛妃不棄，不以敝邑偏小，惠然肯來，無異嫦娥下降，莫說十觥，就是百觥也要領情。只是有勞貴妃玉手，心中未免不安。不知愛妃可肯陪寡人亦飲一觥否？」公主道：「這個賤妾自當奉陪。」說畢便命宮人取了十隻大觥，親自將酒挨次斟滿，至黑王面前。

黑王見了公主心醉已久，只道公主奉承於他，心內快活不過，哪裡曉得是公主用的計較？即忙將觥端起，連飲三觥，然後命公主一旁坐下笑道：「寡人已乾三觥，愛妃何以不飲？」公主道：「賤妾量窄，怎能及得大王滄海之量？倒是小杯奉陪罷。」說畢便取一小杯飲下道：「請大王還把這數觥一起飲乾了，以便賤妾再行敬奉。」黑王見她慇懃相勸，不好回絕不飲，若然飲了，又覺太多，雖是酒量頗洪，恐吃醉了，醉態模糊，停回睡覺時不能細細領略美人趣味，因此心中有些躊躇。其時卻巧晚秋時候，忽見有劉宮的妃子差人送了兩盆極高大的菊花過來，一色是黃一色是紅，開得著實精神。便不覺計上心來，對著公主笑：「這兩種菊花是用重價向他國購來，一名黃牡丹，一名紅芍藥，為本國所罕見之物。今日既有美人同坐，又得對此名花，不可無詩以助雅興，愛妃若能立詠兩詩，寡人當再飲十觥以酬，未知愛妃尚肯賜教否？」黑王這幾句話說，無非欲難倒公主，希圖少吃些酒，以便早赴陽台。不意公主詩才甚好，倘要叫她歌舞卻是不能應命，如要叫她做詩，正是投其所好。便答道：「既蒙垂愛，自當勉索枯腸，以副恩命。只是詩成後二十觥酒卻是奉敬的。」黑王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倘詩不能成，卻也要照罰的。」正說之間，宮人們已將文房四寶送至席上，公主也不答應，便取兔毫在手，拂拭花箋，略略思索，援筆直書。頃刻之間，已經吟成二律，呈與黑王道：「大王請看如何？」黑王見公主吟詩異常敏捷，已是暗暗奇異，及至取箋在手細細觀看，但見她所寫的字竟如美女簪花，翩翩可愛，更覺老大吃驚。再看所詠黃牡丹詩道：

獨佔秋光壓眾芳，故將名字並花王。陶家種即姚家種，九月香於三月香。

爛熳奇英開苑苑，輝煌正色定中央。誰言籬下無佳品，傲骨生成耐雪霜。

又看詠紅芍藥詩道：

曾聞河洛出名花，今日也來此地誇。淡掃胭脂傾魏國，濃添瓊鬱賽楊家。

丹心邑露急春色，細蕊含嬌暈晚霞。正色高風原不並，只因早晚發時差。

黑王看畢大喜道：「兩詩雙管齊下，工力悉敵，字字珠璣，行行錦繡，閱之猶覺馨香現於紙上，足見愛妃仙才，可敬可敬。寡人何幸，得配愛妃，這二十觥酒一定要受的了。」說畢便將方才剩下的七大觥酒，挨次飲乾，已覺有些醉意。哪裡禁得公主又將第二次的十觥酒斟滿，站在旁邊俏眼含情地慇懃勸飲？弄得黑王沒法，只得放量而飲。不期這十觥酒一時間總不能飲盡。原來公主有心將他算計，待他飲了四五觥之後，乘他不備復又暗暗地斟上幾觥。此時黑王醉態模糊，那裡想得到被她暗算？因此不知飲了多少，漸漸地支持不住。後來公主還要斟時，黑王已經大醉，伏在桌上沉沉地睡去了，公主方才罷手，略略的吃些東西下去，然後命宮人們將黑王外罩的袍服卸下，扶往牀上安寢。方命宮人等退出，自己坐下心中暗想，大約今日的難星，可以逃脫。倘然明日不肯再飲，恰當何如呢？嚇！有了，不免如此如此，自然可以無礙。當下公主把計較想定，卻不敢把他驚醒，就在牀沿邊輕輕地和衣睡下。又胡思亂想了一回，方才合眼睡著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天色黎明。看那黑王時，仍是沉沉熟睡。心中不覺暗喜，便悄悄下牀等待宮人們起身。等了有一回工夫，已聽見宮人們的聲音，然後輕輕咳嗽一聲，宮人等聽見連忙進來伺候，替她梳洗。各事已畢，已是日高三丈，黑王方才甦醒，見妃子已經起身，只得也自不牀，惟覺得有些慚愧，懊悔昨晚飲酒過多，以致未入桃源深處，深恐妃子見怪。欲要過去慰藉幾句，忽聽得外面鐘鼓齊鳴，穿宮太監趕進宮來跪下啟奏說：「有緊急軍情的邊報到來，文武官員均已齊集朝房，請千歲速速臨殿。」黑王聽了不知何處邊報，不覺大吃一驚，連忙急急地梳洗了，宮娥太監等擁護著出去臨殿。要知有何緊急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